

癸公盨銘文新詮

何樹環*

〔摘要〕

2002年北京保利博物館購得西周中晚期的〈癸公盨〉，自公布以來，相關的研究紛紛湧現。本文就前人所未曾留意的觀點切入，以解析銘文的篇章結構為主軸，對全篇銘文進行釋讀。文中除對「𠄎」、「𠄎」二字進行探討，提出文字學的解釋外，並將銘文與《尚書》中同樣具有明確論述主題的篇章進行比較研究，認為本篇銘文與《尚書·無逸》在文章結構上最為相近。全篇銘文以「禹—民」；「『我王』—民」；「『貴族』—民」的整齊論述形式，呈現出古代「上以德化下」的政教精神，而在此論述形式下，也顯示全篇銘文的性質極可能是癸公對西周中晚期某一位周王的勸勉之辭。

關鍵詞：西周；癸公盨；《尚書》

*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前 言

2002 年北京保利博物館購得一件西周時的盨，剔鏽後除行尾尚有二字為鏽半掩外，餘皆堪稱清晰。銘文共 10 行 98 字，前 9 行行款整齊，末行字距不一，估計原本是為了與行首行尾對齊所做的調整，但沒有控制好，故末行的前 6 字字距大至相同，末 3 字字距明顯縮小，且行尾突出，類似的情形尚見於〈公臣簋〉（《集成》4184）、〈元年師兌簋〉（《集成》4274）、〈此簋〉（《集成》4310，銘文末行字數太少，雖加大字距，行尾仍較高）等。與此篇銘文相關的考釋文章，所見者有：1·周鳳五先生〈遂公盨銘初探〉¹（以下簡稱〈周文〉）、2·李學勤先生〈論夔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以下簡稱〈李文〉）、3·裘錫圭先生〈夔公盨銘文考釋〉（以下簡稱〈裘文〉）、4·李零先生〈論夔公盨發現的意義〉（以下簡稱〈意義〉）、5·朱鳳瀚先生〈夔公盨銘文初釋〉²（以下簡稱〈朱文〉）、6·邱德修先生〈西周〈遂公盨銘〉新探〉³（以下簡稱〈邱文〉）、7·馮時先生〈夔公盨銘文考釋〉⁴（以下簡稱〈馮文〉）。上述七文對銘文的隸定、釋讀、斷句皆有所不同，故而對全篇銘文意義的理解亦有所出入，西周銘文之難讀，由此可見。然綜觀各家之研究，雖在文字之隸定、釋讀；銘文之句讀、釋義上各有建樹，但此篇銘文究竟是為何而作？銘文末之「夔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誨（悔）。』」究竟是對何人所說？此二者乃關乎全篇銘文文意及銘文性質之要緊處，卻尚無人語及。本文即以此為主要的觀察點，試對全篇銘文之文字、文意、目的，及夔公之語究竟是對何人所說等問題進行探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乃不揣固陋，將個人所見提供出來，希四方先進，不吝指正。

為方便討論，先依行款將銘文隸寫如下：

1 中研院史語所楚簡綜合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 年。

2 2~5 文皆見於《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 6 期。

3 第一屆應用出土資料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 年 4 月 23 日，苗栗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4 《考古》2003 年 5 期。

天令禹尊（敷）土、陞（墮）山、𣶒（濬）川，迺
 聚（率）亥（克）𣶒（設）征。降民監德，迺自
 乍（作）配卿（饗）。民成父母。生我王、
 乍臣。厥沫（貴）唯德，民好明德，
 𣶒（懋？）在天下。用厥邵（昭）好，益□
 懿德，康亡不楙（懋），考友盨（寧）。明
 丕（經）齊（躋）好，祀無□心。好德，聞（婚）
 遘（媾），亦唯𣶒（協）天釐。用考申逵（覆），
 用猶（祓）泉（祿），侃𠂔（節？）于盨（寧）。夔公曰
 ：「民唯克用茲德，亡誨（悔）。」

底下謹就個人所見與前輩不同之處提出個人的看法。共分為四個部分進行討論，其中一～三是根據文章段落，分別討論相關的字、詞、文句，四則是對全篇銘文性質的探討。

一、由「天令禹尊（敷）土」至「民成父母」

1. 濬川之「濬」

濬字銘文作「𣶒」，〈裘文〉分析字形時認為該字所从的「○」是「圓」的初文，在此當聲符用，銘文之「𣶒」為「濬」字初文。

按，疑「○」在此可能並非聲符，「𣶒」或當分析為从収从谷。若如此，則似即《說文·四下·収部》之収字，但實際又並非完全如此。試先說「𣶒」下半之「𠂔」。「𠂔」或可視為倒寫的「谷」，也可能是「谷」字的異體。如將銘文中的「𠂔」視為「谷」之倒書，則與甲骨文「室」字或將偏旁「至」倒書作「𠂔」（《合集》27695、29437）的情形類似⁵。谷字从「𠂔」，銘文中此字从

5 古文字偏旁倒書的情形可參劉釗先生《古文字構形研究》p10~13，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

「〇」，「𠂔」與「〇」在古文字中有「形體訛混」的情形⁶，如金文之右(𠂔)或作𠂔(〈毛公鼎〉、〈番生簋〉)。且作為表意偏旁時，从川與从水在古文字形體中可互用，如灝字，〈井侯簋〉中从川，〈猷簋〉中从水。若將「𠂔」視為「谷」之異體，谷，《說文·十一下·谷部》：

「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於口。」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

「从水半見，謂𠂔與𠂔从水敗貌，同意。从口，指事，水所從出也。」

「谷」字字形中的「𠂔」象水出山谷散流之形，而銘文中的「𠂔」，則是象水（或川）自山谷流出之形，似乎更近於「从口，指事，水所從出也」之意。不論「𠂔」是屬於上述的那一種情形，銘文之「𠂔」都可隸定作「谷」。銘文中的字形从「川」，而《說文》對「川」字意義的解析為「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距川》。』言深く《之水會為川也。》」（〈十一下·川部〉）是「川」本帶有「疏濬」意，此亦顯示銘文中「𠂔」字所从的「𠂔」更近於「濬」之意。

次說𠂔。《說文·四下·𠂔部》：



「𠂔，殘穿也。从又，从步。」



〈四下·𠂔部〉：

「𠂔，溝也。从𠂔，从谷，讀若郝。壑，𠂔或从土。」









6 所謂「形體訛混」，劉釗先生曾以甲骨文為例云：「甲骨文中一些形體雖然在音義上有別，但因形體相近，也時常發生訛混。」說見《古文字構形研究》p60，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

7 引自《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9~710，鼎文書局1997年9月4版。

段注：「凡穿地為水漬者稱溝、稱𡵓。」則可分析為从収从谷，是具有殘穿山谷之意的會意字，也可以說是「濬」字的表意初文。此字字形雖與《說文》之「𡵓」對應，但「𡵓」是名詞，銘文中的顯然是動詞，《說文·十一下·谷部》另有與「𡵓」形、意皆近，用為動詞的「容」字：

「容，深通川也。从谷，从步。步，殘地阨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容或从水。，古文容。」

古文字从「𠂔」與否可以無別，如<戮簋>中所俘獲的兵器中有盾，器銘作从「𠂔」(盾之初文)豚聲的「𠂔」，蓋銘則加上「𠂔」。所以形、意皆近的「𡵓」、「容」很可能原本只是一個字，《說文》誤分為二字，這與古文字中「少」字或作「𠂔」，《說文》誤將「少」、「𠂔」視為二字的情形相近⁸。

綜上所述，銘文中讀為「濬」的，實為「濬」之表意初文，字形从「𠂔」，為動詞，其相應於《說文》者，當即訓為「深通川也」的「容」，由於《說文》將古文字中从「𠂔」與否可以無別的「容」、「𡵓」誤分為二字，遂有「𡵓，溝也」之文，而《說文》所謂「𡵓」之異體「壑」，實並非「𡵓」字，而是殘穿山谷，遂成溝壑，乃「深通川也」的「容」(𡵓)的引申意，故而加形符「土」而為溝壑字。至於《說文》訓為「深通川也」的「容」，其下又出異體、古文，其中與表「滿溢」之「溢」的初文「益」，因上半表「水」的形體稍有變化，遂復加「水」旁，仍以「益」為聲旁的字形演變情形相近，是因象水或川自山谷流出之形已變為「谷」，遂加「水」旁，乃形成。古文形體則應是在的基礎上改換聲符的純粹形聲字。故《說文》「容」下所出的古文形體，反當較「容」出現的晚；「𡵓」的或體「壑」，則應是在「容」或「𡵓」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詞。

8 《說文》中「少」、「𠂔」之誤，參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p456-457，台灣大通書局，1981年10月初版。

2、迺(率)亥(克)𠂔(設)征

這幾個字各家的隸定、斷句頗為不同：

<周文>：「迺(釐)方、𠂔(藝)、征」

<李文>：「迺差彖(地)設征」

<裘文>：「迺(疇)方，𠂔(設)征(正)」

<意義>：「迺(別)方𠂔(設)征」

<朱文>：「迺奏方，𠂔(藝)征」

<邱文>：「迺麥，方封征降民監德」


<馮文>：「迺(任)地執(藝)征」


此五字疑讀為「迺(率)亥(克)𠂔(設)征」，試說如下。


迺的下一字為金文中新見字，上述各家據字形右下半似「𠂔」的部分認為該字下半从「𠂔」，但從同行銘文「𠂔」、「降」的右半都略有「走範」的情形來看，頗疑此字的下半當以左半邊的兩斜短畫為準。故疑此字或當釋為「𣎵」⁹。𣎵，《說文·六下·𣎵部》：「木汁可以髹物。象形，𣎵如水滴而下。」古文字𣎵的字形，一般認為即是刻劃樹木，有汁液流出之形。𣎵或以𣎵為偏旁的字在時代較晚的古文字材料和小篆等字形有以下幾類寫法：

A·表樹汁流出之形的短畫在「木」形之中或之下


a1  <曾伯鞮簋> 𣎵字所从


a2  《古幣文編》p181


a3  《古陶文匯編》3.625

a4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68簡



9 金文中之「𣎵」當釋為「𣎵」，另詳拙文<「𣎵」字補釋—兼釋「徃」>，待刊。


a 5  《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45 簡，髹字所从


a 6  《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78 簡，鄴字所从

a 7  <鄭固碑>，膝字所从¹⁰


B·表樹汁流出之形的短畫，「木」形之中、之下兼而有之


b 1 、 《曾侯乙墓》簡 31、43


b 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性情論》37 簡¹¹，漆字所从

b 3  《說文》漆字小篆

C·似「來」



c 1  武威醫簡 84 甲¹²

c 2  《漢印文字徵》11.3，漆字所从

c 3  熹平石經《春秋·襄公廿一年》¹³

從 A、B 兩類字形來看，代表樹汁流出之形的小短畫，不論其位置是在「木」形之中或之下，或兼而有之，抑或是短畫的多少，皆不影響其表意作用。而 C 類似「來」的字形中，c 3 出自東漢石經《春秋》，今本作「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經典釋文》：「漆，本或作涿。」¹⁴對於「漆」與「來」的混同，

10 據《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p642，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

11 此字據徐在國釋，說見〈上博簡《性情論》補釋一則〉《史學集刊》2003 年 1 期。也可能下半的短劃並非樹汁流出之象，而是由「」字而來，「」見於《古璽彙編》0157。

12 據《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p642，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

13 據《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p778，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

14 盧文弨或以「漆，本或作涿」為誤，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已辨其非。說見《十三經注疏》冊六，頁 595，藝文印書館。

過去認為是隸變所致，如鄭珍《汗簡箋正》云：

「蓋隸變𣎵多作𣎵，俗又以𣎵正書之，故六朝俗體有漆字。」¹⁵

但也可能「𣎵」本有从「來」的形體，未必皆因隸變之故。如《穆天子傳·卷一》：

「癸酉，天子舍于漆澤。」

澤的上一字从水从𣎵，雖然字形可能因隸古定而有些失真，但從上述A、B二類𣎵字短畫多少可以不定，及漢代已有「𣎵」字近於「來」的情形來看，《穆天子傳》中的「漆」字極可能即是从「來」的「漆」字。銘文中的這個字，〈周文〉認為從來，是有道理的，〈小臣詛簋〉（《集成》4239）中詛字所从的「來」作𣎵，與本銘所从者同，〈逯觶〉（《集成》6436）中逯字所从的「來」作𣎵，亦與此形近。另一方面，西周金文中从「𣎵」的字，即有從來、从木兩種寫法，如〈師鬲鼎〉作𣎵，〈師寰簋〉作𣎵（本銘之𣎵亦從來），那麼，𣎵字有不从木而從來的形體，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銘文中的這個字將表示樹汁流出的短劃寫在下半，這與上舉a5、a6的情形相同，並不影響其表意作用。

「𣎵」（𣎵）在銘文中疑讀為「率」，𣎵字古音為清紐質部字，率為生紐物部字，聲韻關係還算近，清紐屬精系齒頭音，生紐屬莊系正齒音，二者同為齒音，質部與物部旁轉。𣎵（率）猶大抵，《助字辨略》：

「《史記·平準書》：『率十餘鍾至一石。』又云：『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老莊傳〉：『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率、大率、大抵，并都凡之辭。大抵率者，重言也。又《禮記，祭義》：『古之獻蠶者，其率用此與！』」¹⁶

《荀子·議兵》：

15 《汗簡箋正》p341，廣文書局，1974年3月初版。

16 （清）劉淇《助字辨略》，台灣開明書局，1979年。

「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陰抵其下，獲其功用已矣。」

作為「大抵」來講的「率」，此意義為金文中「率」字所無，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用「𣎵」來表示「大抵」這個詞。

「𣎵」的前一字各家皆釋為「方」，唯獨〈馮文〉釋為「地」。余以為此字字形更近於「亥」，「亥」在銘文中疑讀為「克」。亥為匣紐之部字，克為溪紐職部字，二者聲紐同為舌根音，韻部陰入對轉。刻从亥聲（《說文·四下·刀部》：「刻，鏤也。从刀，亥聲。」）文獻中「刻」與「克」有異文的例子，《詩經·大雅·雲漢》：「后稷不克。」鄭箋：「克當作刻。」

𣎵（設）征，疑為設征伐之事，即文獻中所說禹征三苗之事。（理由詳下文）

3、降民監德

「降民監德」之主語為「天」，其意甚明，此當可無疑。如《尚書·高宗彤日》言「監下民」、「正厥德」者乃「天」之所為：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文中所「正」的「厥德」顯然是「民德」或「民之德」，指的是人民之德。「降」、「監」亦可連言，其例如《尚書·微子》：「降監殷民」、《詩經·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潛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鄭玄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天命降監」蓋即銘文「降監」之意。然銘文中「天」所「監」者是何人之「德」呢？在上舉〈高宗彤日〉、〈微子〉中，所「監」的是「民」，但〈殷武〉中天所「監」的卻不是「下民」，而是「下民有嚴」，所謂「下民有嚴」，鄭箋說的很清楚，

是「下民有嚴明之君」。如上所述，天所「監」的既可以是民，也可以是君，那麼銘文中天所「監」的是民？還是君呢？據上下文意，當與上引《詩經》之「下民有嚴」相同，係就「君」而言（理由詳下文）。

4、迺自作（作）配卿（饗）

〈周文〉與「民」字連讀，讀為「迺自作配，卿（饗）民、成父母、生。」

〈李文〉將此句與下文之「民」連讀，讀為「迺自作配享民，成父母。」

〈裘文〉則讀為「迺自作配，卿（饗）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

〈邱文〉擬補一字，讀為「迺自作配饗一民成、父母、[百]生（姓）」

〈馮文〉讀「鄉」為「相」，訓「生」為「德養」，全句讀為「迺自作配鄉（相）民，成父母，生我王。」

按，「自作」有「用以成為」、「用以成就」之意。《尚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鄭玄注：「自，用也。」《尚書·皋陶謨》：「自我五禮有庸哉。」偽孔傳：「自，用也。」古時言與天「配」，既可以是指身前，也可以是指死後，死後之例如《易·豫卦·象辭》：「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公羊傳·宣公三年》：「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注：「配，配食也。」而身前則既可言「配」，亦可言「配享」，如〈猷簋〉為西周厲王自作之器，其銘文言：

「余亡康晝夜，丕離先王，用配皇天。」

作「配享」者如《尚書·呂刑》：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銘文「自作配饗」之意猶〈呂刑〉之「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姑且不論此處應在「配」字斷句，或在「配享」斷句，銘文此句指的是禹成就王的地位則是很明確的，而禹成就王的地位，足以配天命享國，在典籍中與征三苗是有較直接、緊密的關係。《墨子·非攻下》：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震）。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之所以征有苗也。』」¹⁷

《太平御覽·卷八二二》引《隨巢子》：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而福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闢土以王。」

〈非攻〉言禹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隨巢子》謂禹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闢土以王」，其中「神民不違」與此銘之「迺自作配饗」、「民成父母」正相彷彿，至於「闢土以王」，試看上引《詩經·殷武》鄭箋：「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此二者亦若合符節。

5、民成父母

成，善也。《禮記·檀弓上》：「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鄭玄注：「成，猶善也。」《禮記·王制》：「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鄭玄注：「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民成父母意猶民善之如父母，與《尚書·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之意合。（〈李文〉、〈裘文〉已指出

¹⁷（禹於）二字據孫詒讓《墨子閒詁》補。

此句與《尚書·洪範》有關)

銘文至此為一個段落，內容是講禹的兩大功績：治洪水及平三苗，以「民成父母」作結。前面說過，禹成就君王之位與征三苗有較直接緊密的關係，且治水在平三苗之前當無疑義。上舉《墨子·非攻下》、《隨巢子》在禹克三苗之後有「神民不違」的文句，當即是天「降民監德」的結果。禹治洪水、平三苗，大得民心，故余以為上天所降監者，即是「監」禹之德。又，本篇銘文中往往將前一句的受詞當後一句的主詞，從此一現象來觀察，亦可證明天「監德」的對象即是禹，這點將在後文做進一步說明。

底下「生我王、作臣」至「憂（纘？）在天下」為另一個段落，依文意當與周人有關。

二、由「生我王」至「憂（纘？）在天下」

1、生（省）我王，乍（作）臣

生疑讀為省，二字古音同為生紐耕部字。省，善也。《爾雅·釋詁上》：「省，善也。」郝懿行《爾雅義疏》：「省者，察之善也。明察審視，故又訓善。」

我王，〈周文〉認為「我王，周王，謂時王也，猶言『今上』。」〈邱文〉並同，此說法較〈李文〉：「意謂天生我王」、〈裘文〉：「猶言為我生王」明確。然，我懷疑「我王」非指「時王」，因為不論是依〈周文〉讀為「（天）降民、監德，（禹）迺自作配，鄉（饗）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或是〈李文〉：「生我王，作臣，厥貴唯德。」或是〈裘文〉：「乃自作配，嚮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其與前半所述禹之事蹟，在文意上皆難以連貫。頗疑「我王」指的是周人之祖后稷。〈馮文〉雖亦謂「『我王』或指周先祖后稷，史以稷、禹同時；或泛稱周先王。」然一者其說猶疑不定；二者僅以「史以稷、禹同時」立說，凡此皆其說未可深信之處，且其說與上引諸說有共同的缺點，即皆未能闡明銘文前段述禹，其後述「我王」，前後文意之連貫性何在。今補充說明如下。

在周人的觀念中，后稷的地位相當高，是可以配天，與禹的地位相近，其功業亦有接續禹之後的意義。《詩經·周頌·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此詩言后稷「克配彼天」，雖應是後人追頌之詩，但所頌揚的情形不排除屬后稷在世時之可能性。《尚書·呂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文中的三后，與《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之「二后」確指「文王」、「武王」相較，「三后」當即指「伯夷」、「禹」、「后稷」三位君王。¹⁸《詩經·魯頌·閟宮》明確記載后稷之功業具有「續禹之緒」的性質：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稷稷薏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逸周書·商誓》亦云：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

18 《尚書》之伯夷，疑即《莊子·胠篋》之「伯皇氏」。夷，古音爲喻紐脂部，中古爲開口3等，皇，古音爲匣紐陽部字，二字聲母極近（喻三古歸匣），韻部亦不遠。「《左傳·哀公廿三年》：『知伯親禽顏庚。』《後漢書·左原傳》李注引顏庚作顏夷。《漢書·古今人表》作『顏夷』。按庚字誤。」（高亨《古字通假會典》p332，齊魯書社1997年7月1版2刷。）庚爲喻紐侯部字，侯、魚二部音近，漢代合爲一部，故脂、陽二部尚可通轉。

且不論「纘禹之緒」、「登禹之績」所指的是后稷繼禹之後成為君王，抑或是承繼禹的農稷之功¹⁹，但周人認為后稷的地位可與禹相提並論，則是可以肯定的。

「作臣」意謂禹乃立后稷為佐助之臣。后稷佐助禹之事見於《尚書·皋陶謨》：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最近上海博物館公布的楚簡〈容成氏〉中則有禹立后稷為臣之事，正可以做為銘文「作臣」之注腳，其文云：

「天下之民居奠(定)，乃□飮(食)，乃立句(后)禪(稷)以為經(盈)。
句(后)禪(稷)既已受命……」²⁰

此篇既是以論德為主題的銘文，且前半述禹，緊接著記述「我王」，若僅是將「我王」視為「集合性」的名詞，則銘文之「我王」即形同虛言，蓋僅就《史記·周本紀》中言周王失德者，即不乏其人，且緊接此句之後的「厥貴唯德」，亦將因此成蹈空之辭。而若以「我王」為時王，則禹與「時王」是以「德」做為連貫文意的橋樑，此雖可通，但依〈周文〉對上下文意的理解，周王（時王）既「教化臣民，以修德為先務也」，是周王已行「德」，然銘文末之「民唯克用茲德，亡悔」，明明白白是「茲德」尚未得用之言，如此豈非前後文意相齟齬。總之，前說皆有未安。余以為「我王」當即「后稷」，理由除了此處所

19 對此顧頡剛前後想法不一，其於〈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閼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古史辨》第一冊 P62）後於〈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云：「我在上次文中說『禹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現在想想覺得猶不盡然。所謂『纘禹之緒』，實在是纘禹的耕稼之緒。」（《古史辨》第一冊 p107）又，《逸周書》這條材料是黃聖松君所見告，謹誌謝忱。

20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P272，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論禹、稷二人之關係，周人對此二人之地位評價外，另一個原因是依據全篇銘文的篇章結構所做的判斷，關於這點，請詳本文末段之討論。

2. 厥沫（貴）唯德²¹，民好明德，憂（纘？）在天下

「民好明德」在古代政治是有其積極的作用，《尚書·君奭》：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反面即是《尚書·高宗彤日》：「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憂在天下」頗疑與上舉《詩經》所說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有關。

「憂」為金文新見字，待考。

銘文至此為第二個段落。

在上面兩個段落中，銘文文句之主語往往不明顯，首句以「天」為主詞，其後「迺」句的主詞應是禹，而禹在上一句中是受詞，以前一句受詞做後一句主詞的現象，在西周銘文中是有的，李學勤先生在討論〈多友鼎〉銘文時已經指出來了。²²循此思路，配合上述對銘文的理解，若補上各句的主詞，可發現本銘文的前半基本上都是這種形式的文句，擬補如下（（）表所補的主詞，〔〕表擬補的受詞，文句採意譯的方式）：

21 此依〈李文〉、〈裘文〉讀「沫」為「貴」。

22 參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1年6期，復收於《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天命禹專土、墮山、濬川，(禹)乃大抵可設征伐之事。(天)降民監德〔所監者為禹〕，(禹)乃成就配享下國的王的地位。民善之如父母〔指的是禹〕。(禹)以我王〔后稷〕為善，乃立之為臣〔指的是后稷〕，厥(后稷)唯德是貴，民亦好明德，故纘(?)于天下。

三、由「用厥邵好」至「民唯克用茲德，亡誨(悔)」

銘文自「用厥邵好」以下為另一段落，各家斷讀多有不同。銘文似有韻，暫據韻腳，斷句釋讀如下(隸寫用寬式，括弧中為該字之古音韻部)：

用厥昭好(幽)，益□懿德，康無不懋(幽)，考友寧，明經躋好(幽)，祀無□心。好德(職)，婚媾(侯)，亦唯協天釐(之)。用考申覆(侯)，用祓祿(侯)，侃節(?)于寧。

1. 用厥邵好，益□懿德

邵同昭，明也、顯也。《尚書·皋陶謨》：「以昭受上帝。」偽孔傳：「昭，明也。」《左傳·定公四年》：「以昭周公之明德。」杜注：「昭，顯也。」好，美也。《詩經·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鄭玄箋：「好，猶善也。」

2. 康無不懋，考友寧

謂以此則皆康且無不懋，考友得寧。

康，安定、安康。《爾雅·釋詁上》：「康，樂也。」邢昺疏：「康者，安樂也。」

《禮記·禮運》：「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為少康。」鄭玄注：「康，安也。」懋，勤勉，《尚書·堯典》：「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偽孔傳：「懋，勉也。」

可能因為金文中「考」、「孝」二字常混用，故各家皆讀「考友」為「孝友」。

余以為在此仍應讀為「考友」。「考」、「友」在金文中有並舉之例，如〈杜伯盨〉：「其用享孝于皇申且考，于好朋友」。「友」、「朋友」在西周是對親族成員的稱謂²³，所以有時又以「兄」、「長」稱之，《尚書·酒誥》：「奔走事厥考厥長。」〈伯公父簠〉：「用召者考者兄。」友的下一字，銘文中从心从于从皿，恐仍當讀為「寧」，〈大克鼎〉有寧字，或說讀為寧，楊樹達對此字从于的原因曾有所說明²⁴。金文中从宀與否可以無別，如「寧」（寧）又作「𡩺」（〈中山王壺〉），故此字或即是《說文·五上·宀部》訓為「願詞也」的寧字，在此借為寧。寧，安寧、安定。《尚書·大禹謨》：「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偽孔傳：「賢才在位，天下安寧。」「考友寧」，意謂父考輩與友朋親族皆得以安寧。

3. 明丕齊好，祀無□心

丕猶經，義也。義理、法則之意，《玉篇》：「經，義也。」《易·頤》：「六五，拂經。」孔疏：「拂，違也；經，義也。」

齊，猶躋，登進之意，《詩經·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毛傳：「躋，升也。」孔疏：「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好猶「用厥邵好」之好，善也。句謂明義理法則，登進善德，其意與《尚書·洪範》：「人之有能有為，使善羞其行，而邦其昌」相近。心的上一字為新見字，待考。

4. 好德，婚遘，亦唯𡩺（協）天釐

「好德，婚遘」之句式與《易·屯卦》爻辭：「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相同，意謂由好德而結為婚姻。

協，悅服、順服。《爾雅·釋詁上》：「悅、懌、愉、釋、賓、協，服也。」郭璞注：「皆謂喜而服從。」邢昺疏：「協者，和合而服也。」

釐，西周金文「釐」有福祿一類的意義，如〈大克鼎〉：「易釐無疆」、〈叔向父禹簠〉：「降余多福繁釐」。

23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p308，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24 《積微居金文說·膳夫克鼎三跋》，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5. 用考申覆(覆), 用猶(祓)录(祿), 衍(侃)卩

(節?)于寧

考, 考覈、稽考。《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偽孔傳:「三年有成, 故以考功。」申覆, 猶重複、反覆, 申有重、再之意, 《爾雅·釋詁下》:「申, 重也。」《尚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偽孔傳:「申, 重也。」猶录, 猶福祿, 「猶录」尚見<或者乍旅鼎>、<牆盤>、<癸鐘>。录的下一字各家釋為永, 但其字形更近於侃, 裘錫圭先生曾指出:

「『永』和『衍』這兩個詞本來是用相同的字形來表示的, 後來出現了分化傾向, 一般以𠂔、𠂔等表示『永』, 𠂔、𠂔等表示『衍』, 這一分化在殷末應已完成。『𠂔王』、『王𠂔』的𠂔當釋『衍』, 讀為『侃』(衍)。」

25

此字右旁與永作𠂔不同, 而與侃相同, 當釋為侃。侃, 樂也。于的上一字亦見於<訓匜>, 李學勤先生釋為卩, 通「節」²⁶, 此暫從之。侃節于寧, 謂喜樂以安寧、安定為節度, 此可與<陳曼瑚>的「不敢逐康」²⁷相比較。

6. 癸公曰:『民唯克用茲德, 亡誨(悔)』

「癸公曰:『民唯克用茲德, 亡誨(悔)。』」這段話的文意不難理解, 將此與之前「康亡不懋」、「考友寧」、「侃節(?)于寧」等合而觀之, 正可與《尚書·多方》:「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相比較。然癸公此語究竟是對何人所說, 卻不可不留意焉。若以為此語中有「民」字, 故可視為對民所述, 則銘文中述禹之德、言「我王」之貴德, 與末句顯然存在前後文意上的落

25 <釋「衍」、「侃」>《魯實先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

26 <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古文字研究》第1輯, 中華書局1979年。

27 康之前一字從吳振武釋, 說見<陳曼瑚「逐」字新證>《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

差，此乃可議者一；且若如此看待銘文，則在一篇 98 字的銘文中竟耗用 36 字敘述與其所欲強調者關聯性不強的禹、「我王」，此在銅器銘文中也只能說是特例了，此所以可議者二。故余以為癸公此語之對象並非「民」。

就全篇銘文加以觀察，「民」字共出現 4 次，除了銘文末句之外，另 3 次分別是：第 2 行「降民監德」、第 3 行「民成父母」、第 4 行「民好明德」。其中「降民監德」之「民」非指真實之人民，可以不論。「民成父母」，如上文所述，是指「民善之如父母」，前後文意是：天「監」禹之德，禹克配皇天，於是民善之如父母。也可以說，禹之德即如前引《墨子·非攻》、《隨巢子》之「神民不違」。第 4 行之「民好明德」緊接在「厥貴唯德」之後，前面說過，「厥」指的是「我王」。而末句之前所述「康亡不懋」、「祀無□心」云云，顯係「貴族」之事（實為「王」，理由詳下文），復參較前文中所區分的文意段落，則全篇銘文顯現出禹—民；「我王」—民；「貴族」—民，此一整齊對稱的篇章結構，而前後二者之間的聯結即是以「德」為其橋樑，那麼，顯而易見地，「民成父母」是因禹之德；「民好明德」是因「我王」貴德，則「民唯克用茲德」，亦當是銘文中之「貴族」有「康亡不懋」、「祀無□心」等德行所至。將銘文末句置於上述整齊對稱的篇章結構下觀察，復參酌古代施政所強調的由上位者教化下民的政教理念，銘文「癸公曰」云云所欲強調者，當即由「貴族」之有德而使民「克用茲德」。是以此語之對象非「民」，當可斷言矣。

四、銘文性質之討論

尚需加以討論者，既然本篇銘文以論德為主，但為何提到「禹」及「我王」呢？〈意義〉一文中云：「這篇銘文的文體，要比以往發現的銅器銘文更接近《尚書》（特別是其中講道德教訓的篇章）」，這對於此一問題的解答頗具啟發性。以下試就《尚書》的篇章內容對此問題進行探討。《尚書》〈無逸〉、〈君奭〉、〈呂刑〉三篇的主題各不相同，但文中都舉出歷史上的人、事來與主題對應，如〈呂刑〉以「刑」為主，文中舉伯夷、禹、后稷之事，以明「刑」之為用；〈君奭〉為周公勉召公輔成王之文，文中舉商、周賢臣的事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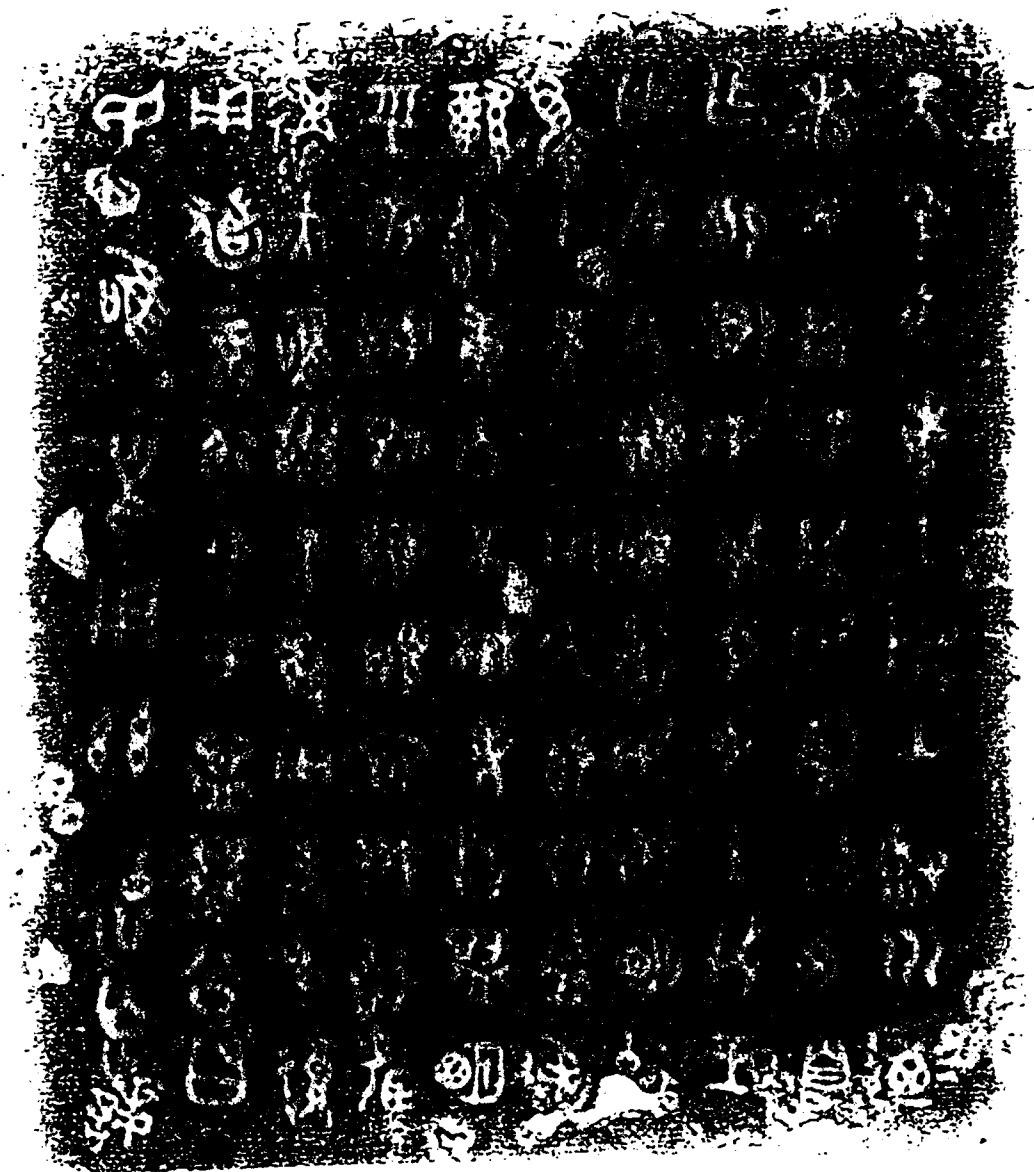
賢臣輔政之重要性，如伊尹之於成湯、甘盤之於武丁、虢叔等人之於周文王，其目的無非是希望召公勉之、效之。而〈無逸〉與本銘在文章形式上最為相近，〈無逸〉以「勿逸樂」為論述主題，文中先舉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²⁸、殷高宗「不敢荒寧，嘉請殷邦」、祖甲（大甲）²⁹「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周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等事例說明明君不可耽于逸樂，其末以「嗚呼！嗣王其監于茲」作結，語氣與本銘之「民唯克用茲德，亡悔」如出一轍。這樣看來，本銘以論德為主，銘文中所舉的禹及「我王」，其事蹟當皆與此主題相關，禹之德已由「降民監德」總承全文，此一德行反映於民者即為「民成父母」，「厥貴唯德」的「厥」指的應該是「我王」，「我王」不但應視為周人歷史上某一個有成就的王，且其功績是足堪稱道，與禹可相提並論者，具備這樣特質的周王，只有后稷一人足以當之，而「我王」貴德，其反映於民者，即為「民好明德」。在此一整齊對稱的文章結構下，亦顯示出「民唯克用茲德」，當即是人民對「康亡不懋」、「祀無□心」等德行的應有反應。若再就受教承訓之人與文章內容的關係來考量，〈無逸〉是周公戒成王之語，所舉皆歷代君王之事，〈君奭〉是周公勉召公之語，所舉皆歷代賢臣之事，本銘舉禹（身分為君王）及「我王」之事為訓，則此篇銘文中受教承訓之人亦當與禹、「我王」之身分地位相若，故此篇銘文之性質應視為蔡公對西周中晚期某一位周王的勸勉之辭，銘文所記之內容是藉由禹、后稷之有德、貴德，民亦因此視之如父母、因之「好明德」的君民關係中，突顯出「德」之作用，並以此勸勉時王。全銘呈顯出來的即是古代政治中所經常強調的由上化下的政教精神。

2002 年 12 月 17 日初稿

2004 年 10 月 06 日五稿

28 斷句據唐鈺明〈據金文解讀《尚書》二則〉，《中山大學學報》1987 年 1 期，復收於《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1 版。

29 祖甲當指大甲，參蔡哲茂〈論《尚書·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 年，台北。



拓片採自《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 6 期

New Explannation to *Sui Gong xu*

Ho Shu-hnan*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treatises to be published since the *Sui Gong xu* (<焚公壘>) has been announced which was bought by the Poly Art Museum in 2002. In my study, I try to expla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ui Gong xu* by a new viewpoint. That i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composition of article to explain the inscription anew. Besides to propose the etymological explanation to the words-「釐」、「黍」 in my study, I also compare the inscription with the Book of History (one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尚書》)). The inscription is closest to <無逸> in the composition of article. Likeness to <無逸>, the inscription had been written by the way of orderly composition: Yü—People(禹—民); Hou-ji—People(后稷『我王』—民); 「the nobility」—People(『貴族』—民). Under the composition, the inscription disclose that there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nobility」 in the inscription is a king who was in the middle or late Western Chou. The gist of the inscription should be Sui-Gong exhorted the king to learn the Great-Yü and Hou-ji to be a great king.

Keywords : The Western Chou ; the *Sui Gong xu* ; the Book of History (one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